

第一段錄

美儀：各位同學，我是環保學會會長宋美儀，今天是環保週的第一天，校園電台很高興邀請了兩位校友方明進和何一心學長，跟我們談談環保和教育的問題。

明進：我是方明進，你們好。

心：我是何一心，大家好。

美儀：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兩位學長。兩位學長都是本校第 25 屆畢業生，方師兄在香港大學主修生物與生態科學，大學畢業後在香港工作了幾年，由於對佛學有興趣，就辭去了工作到台灣法鼓山向聖嚴法師學佛。何一心師姐在台灣讀大學，修讀的是生物與環境科學，畢業後加入了台灣的環保組織「荒野保護協會」擔任幹事。首先，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心師姐，「荒野」這個詞給人的感覺是「荒廢」、「荒涼」，為什麼你們會用來作為機構的名稱呢？

一心：「荒野」給人的感覺不只是「荒廢」、「荒涼」，還有「原始」的氣息，它比起「大自然」及「原野」這些名詞更富生命力。我們機構十分重視保護棲息地，使棲息地內所有的生物都能夠生存，而不是只保護某些特定的物種；「荒野」是一切生命的源頭，故此我們認為用「荒野」作為機構的名稱比較貼切。

美儀：據我所知，「荒野保護協會」強調以溫和的方式來推動環保工作。一心師姐，你可以給我們講解一下？

一心：當然可以。「荒野保護協會」一直在推動「溫柔革命」，「革命」通常是指外在環境不好，而要「革別人的命」；但是「溫柔革命」指的是「革自己的命」，我們認為只要改變自己，世界就會跟着改變。因此「荒野」的教育方式是提供機會讓大家當義工，讓每個人從自己的身邊開始實踐，這樣才能使人們願意為環保付出。

明進：你們的想法和聖嚴法師說的「心靈環保」有不少相通之處。「心靈環保」的目的是提升人品、淨化人心從而改善環境，希望從人的內心着手，重塑理想的人格，培育健康的心靈。一心說「荒野保護協會」是以教育的方式來推動環保，這種做法非常正確。聖嚴法師也是以教育的方式傳遞環保信息，勸導大家要少慾知足，愛護自然。

美儀：兩位學長，不少環保問題已迫在眉睫，以溫和的手段推動環保，不怕遠水救不了近火嗎？外國有些環保組織強調以非暴力的積極行動來推動環保，比如他們的成員會坐船出海抗議核試和捕鯨，已經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並取得相當的成效。

明進：從教育着手，一時三刻的確是見不到成效，但是只有調整根本的觀念，才能把問題根治。世界上有許多大事業之所以成功，有些是因為採取積極的干預手段，甚至是武力；有些則是如一心所言，是以「柔性革命」的方式取得的。釋迦牟尼、孔子就是後者，他們以教育來改變這個世界，雖然並不能立竿見影，可是過程比較平順，不會暴起暴落；而且潛移默化更能深入人心，繼而產生一股大的凝聚力。

一心：君子和而不同，大家應該尊重彼此的差異，畢竟大家都是在為環保而努力。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規範會員不能做什麼，或要求他們立刻改變。

美儀：這種方法見效太慢了吧？

一心：唔，我們寧願用溫和漸進的方式，也不願採取對抗的手段，因為積極干預的手段或許能立即見效，但人們的內心並沒有真正改變。就像違例過馬路的路人一樣，只有看到交通警察才不會亂過馬路。然而，他們是真心遵從規則，還是懼怕罰款呢？

明進：我同意，中國人有一句話「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心靈環保」就是要祛除這種私心、私念與私慾。

美儀：兩位都一再強調教育可以改變人心，但是如果犧牲個人利益，大部分人還是堅持不下去，兩位認為怎樣才能令大家落實到行動上、生活上呢？

明進：這就要從觀念上改變，正所謂「境由心生」，其實人只要在「一念之間」改變自我，世界就會跟着改變，即使外在世界還是那樣，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已不同了。

美儀：可是知易行難，一般人即使對環保有一定的認知，他們也未必會身體力行啊。

明進：先哲不是說「知行合一」嗎？就如佛教徒必須能夠身體力行實踐教義，其他人才會說他真正懂得有關的道理。故此，真正觀念的改變不是靠抽象的認知，而是要對萬物有情，才能推動我們改變。許多人自制力不夠，明明知道要環保，但誘惑出現時，還是會破壞環境或浪費資源，他們把持不住的原因是對環境的感情並不深厚，可是個人的慾念卻很多，所以「心靈環保」強調的是愛物惜物、減少物慾，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物慾困擾，此消彼長，自然會把行為改變過來。

一心：「荒野保護協會」也認同最好的教育不是純粹概念的認知，而是提供實踐的環境。

美儀：具體的方法是怎麼樣的呢？

一心：我們一直強調隨心而行，任何人只要有心為環境付出，不管年紀多大，有沒有錢，興趣如何，只要有心，協會都能提供機會讓他實踐。由於每個人的興趣與能力都不盡相同，因此協會設有幾十個義工團體，讓每個人都能選擇在自己最關心的領域中為環保付出。從熟悉的範疇做起，自然就容易改變自己的行為和習慣。

美儀：師姐，你們的方法真是很有意思。

一心：這只不過是中國的傳統智慧。古人說「百行以孝為先」，說的也是這道理：愛陌生人難，愛父母容易，由易入手，先從孝順父母培養愛心，推而廣之，愛天下人也不再是難事。推動環保也是這樣入手比較容易。

美儀：這一節討論到這裏，休息之後，我們會談談環保和教育的問題。

第二段錄音

儀：這一節我們會和兩位學長談談環保和教育的問題。一心師姐，我知道「荒野保護協會」推出了一個「綠色童年培植計劃」，為什麼你們會有這個構思呢？

一心：美儀，你聽過「銘印現象」嗎？

美儀：師姐，什麼是「銘印現象」？

一心：動物行為學家洛倫茲在實驗中發現有一種野雁會認定出生一剎那所見到的第一個生物就是媽媽，無論是貓狗還是人類，也有類似的情況。洛倫茲把這種現象叫做「銘印現象」。

美儀：「銘印現象」和「綠色童年培植計劃」有什麼關係呢？

一心：從最近有關「銘印現象」的研究中發現，小學三至五年級左右是兒童情感發展十分重要的階段。兒童如何與其他人、大自然或者其他的生命應對，對生命有什麼感受，都在這個時期內完成。可是這一代的孩子都在城市長大，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家上網或使用電子產品，很少機會親近大自然，身心的發展並不健康。故此，我們希望透過「綠色童年培植計劃」讓孩子從小開始接觸大自然，把對生命的感受「銘印」下來，成為一輩子的記憶。

美儀：計劃的構思很好，可是現代小孩子大多住在高樓大廈裏，怎麼才能開闢綠色的天地呢？

一心：這個計劃有兩個重點。首先，我們希望每位小朋友一生之中至少有一次機會，在大自然裏有兩、三天的體驗；此外，我們希望在都市裏創造出自然的野地，使居民在住家附近可以欣賞到樹木、花草和周遭環境一年四季的變化，體會大自然的奧妙。

明進：一心，這個計劃很有意義。我小時候也有過這種體驗，我還很懷念吃茅草心和蘆葦根的滋味。

美儀：方師兄，看來你還很懷念童年的生活，可不可以說說你的童年趣事？

明進：可以，記憶中，我的童年是沒有大人管的，父母都忙着種田，常把我留在田邊，我就抓青蛙和蚱蜢玩；我的玩具就是用蘆葦葉子編成的小船，我喜歡把它放在水裏漂；我也很喜歡吃河邊的蘆葦根，它比甘蔗還要甜；還有茅草心，也就是茅草的嫩花，非常好吃。雖然住在鄉下，物資缺乏，我的童年卻過得很快樂。

美儀：童年的生活對你有什麼影響？

明進：童年的生活的確影響了我對生命的看法。那時候幾乎吃的、玩的都是取材於大自然，換句話說，大自然對我而言不僅是一個大教室，也提供了各種生活資源。正因如此，我和玩伴都很愛惜自然的一草一木，而不知不覺間，「感恩」、「惜物」的想法更在內心「銘印」下來，塑造了我的性情和對世界的看法。

一心：明進跑去學佛，我一點也不感到訝異，他的性情向來都很平和，年紀小小已經像個佛教徒。

美儀：師姊，「綠色童年培植計劃」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一心：我們留意到大自然也可以治療心靈。我們發現部分弱勢社群，例如曾遭家庭暴力和單親家庭的小孩，與環境的互動機會很少，我們希望讓他們體驗大自然。故此，這幾年來我們讓義工帶這些小朋友去接觸大自然，讓他們至少有一次對大自然的深刻體驗。

明進：通過環境治療心靈，會有「銘印」的效果嗎？

一心：效果非常顯著。這不僅能讓這些小孩對自然界的生命力有所感動，也讓他們從小便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尤其是由義工來帶領他們，讓他們在遭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時，還相信社會上有好人，覺得未來還有希望，從而給予他們信心，支撐他們渡過難關。

美儀：方師兄，話說回來，佛教怎麼看大自然呢？

明進：人類看到的是森林，在佛教看來，是所有生命的家，是一座眾生居住的大城市。故此，法師帶領我們禪修時，除了在禪堂打坐外，也鼓勵我們和大自然多接觸，從中體悟佛法。

美儀：師兄，你在自然之中修行有什麼體會呢？

明進：在人類社會中，我們對眾生的看法難免有等差，如認為人類是最珍貴的，動物次之，植物再次之；可是到了森林或者大自然之中，我發現即使是千年的古樹，又或是微不足道的螞蟻，也各有其本位，也都可以各率其性，人類亦只是眾生之一，我慢慢真切體會到眾生平等。我認為「境教」勝於「言教」及「身教」，大自然就是一個大教室，有一種力量能潛移默化改變我們。

美儀：方師兄，什麼是「境教」呢？

明進：「境教」自然是和環境有關。人類生活在社會之中，社會的環境和風氣已是一種「境教」，可是社會風氣也有不少錯誤的價值觀；相反，大自然孕育一切的生命，令人體會到生命的奧妙，是最理想的「境教」。孔子不是說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美儀：有沒有相關的例子呢？

明進：我曾認識一個家庭，父母親都學佛，生了兩個女兒。在女兒還很小時，父母為了培養她們的愛心，就在家裏養兔子或貓咪等。可是這兩個小女孩會打小動物，甚至用腳踩動物的尾巴或拉牠們的耳朵，所以小動物養了不久就死掉了。這對父母無論如何苦口婆心地教導她們，或是以身作則，都不能改變女兒對待小動物的態度，他們甚至擔心女兒長大後會是壞人。

我跟他們解釋，這是因為女孩生長在都市裏，從小玩的都是電子玩具，玩具可以拆開，小孩子將動物當成是玩具，才會這樣。只要多讓她們和大自然接觸，當她們慢慢瞭解到動物和機器、玩具不同後，行為自然會改變。

美儀：後來怎麼樣？

明進：朋友聽了這番話後，一有空便帶女兒到郊外玩，小女孩長大了，再也沒有欺負小動物。孩子能慢慢改變虐待動物的行為，就是因為透過接觸大自然，慢慢懂得愛惜生命。

美儀：可是現在的自然環境越來越少，「境教」豈不是空中樓閣？

一心：雖然城市的建築物越來越多，自然環境漸漸減少，我們還是有方法讓孩子接觸到自然的。就如香城有不少學校把天台變成花園，甚至千方百計想辦法把天台開闢成耕地，讓學生親自種植。故此，問題的根本是大家有沒有決心，即使再狹窄的環境，還是有辦法與大自然接觸的。

明進：對，很多人會在家門口或陽台種一些盆栽、綠色植物，其實只要有植物，蜜蜂或蝴蝶就會飛來，這樣就能接觸到自然生物了。其實香城還有許多郊野公園，家長可以和小孩到郊外玩上一個下午，認識動植物之餘，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我們不要抱怨生活高樓大廈裏，只要有決心和願意花心思，一樣能在都市中創造出一片綠色的天地。

美儀：節目已到尾聲，兩位學長百忙中抽時間接受訪問，無論是環保還是教育問題，對同學們都很有啟發，非常感謝你們。明天校園電台還有一場關於環保和經濟發展的討論，大家不要錯過。

第三段錄音

芳芳：各位同學，我是文化學會會長潘芳芳。今天校園電台有一場精彩的討論，議題是「環境保護和人類生存的矛盾」。除了我之外，參與的同學還有經濟學會會長陳家明，以及環保學會會長宋美儀。首先，就以政府因為土地供應不足，打算把部分郊野公園改用來興建房屋一事為例，聽聽家明和美儀的看法。

家明：我是陳家明，根據經濟原理，香城地少人多，土地供不應求，才令到樓價過高，市民的居住環境惡劣，部分市民更要住在「劏房」。如果把郊野公園用來興建房屋，就可以解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還可以造福市民。

美儀：要是將郊野公園變成住宅，對大自然必然造成嚴重的破壞，樹木被砍伐，本地珍貴的生物也會被滅絕。人類的居住問題不應該凌駕自然界生物的生存權益。

家明：美儀，你住在私人樓宇，自然不明白一般市民的需要啊。況且犧牲的只是樹木和青蛙、蝴蝶之類的小動物而已。

美儀：家明，萬物平等，不分高低，你不應該誇大人類的價值。何況政府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例如多撥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就可以解決燃眉之急。芳芳，你同意嗎？

芳芳：市民的居住問題確是刻不容緩。可是人是萬物之靈，應該懂得愛護和保育萬物，即使是小花小草也有價值，故此我們應該看看具體的情況，盡量化解人類和自然界的矛盾，平衡兩者的利益。

家明：芳芳、美儀，人類之所以是萬物之靈，是因為人類有智慧，懂得以科技征服自然，社會才得以進步。不把郊野公園用來興建房屋，難道要把中環的商業大廈改建成住宅嗎？這樣更不符合經濟效益。

芳：市民的居住問題固然重要，可是只重視經濟效益卻衍生不少環境問題，甚至是道德的爭議。

家明：芳芳，發展經濟造成環境的問題我知道，可是這和道德有什麼關係？

美儀：芳芳說得對，環保分子最痛恨的就是人類為了私慾殘害動物，好像漁民捕獵到鯊魚後，便割去魚鰭，再把鯊魚扔回海裏，受傷的鯊魚在痛苦的煎熬中慢慢死去，這已經不單只是環境和生態的問題了！

家明：難道我們可以不吃不穿嗎？這樣的話，我想除了和尚之外，沒有人是道德的。

芳芳：老師曾經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為萬物之靈，是因為除了能實踐本性之外，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令萬物盡其本性。如只求生存，對萬物麻木不仁，人類和動物又有什麼分別？又怎麼稱得上是萬物之靈呢？

家明：芳芳，古人不是說「飲食男女」是人類的本性嗎？求溫飽不是人類的本性嗎？又何來道德的問題？

芳芳：吃魚翅、穿皮草已不止於求溫飽，兩者並不相同。孟子曾說過人的本性有大小、貴賤之分，口腹之慾是小體，良知良能是大體，養其小體的是小人，養其大體的便是大人，就如我們不會為了保存一隻手指而失去整個肩膀。

美儀：對，有環保人士為了抗議人類穿皮草，發起「寧願裸體也不穿衣」運動，正正是因為皮草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不少酒樓為了響應環保也在婚宴中丟掉了魚翅這道菜。

家明：我們可以不穿皮草、不吃魚翅，可是要市民住在惡劣的環境裏又合乎人道嗎？

美儀： 所以政府應該從其他方面着手，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千萬不要破壞本地的生態。

家明： 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哪種生物可以面對生存的考驗便可以生存下去。到了今天，科技使人類成為這場競賽的勝利者，人類自然可以把郊野公園改建為高樓大廈，這也是社會得以進步的金科玉律。

美儀： 即使你以達爾文的學說來開脫人類的自私，也要面對這個事實：人類為了滿足慾望而征服自然，終會因為過度開發而自招滅亡。

家明： 你不要危言聳聽。

美儀： 這不是杞人憂天，科學家指出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人類過度開發自然，繁華背後卻是危機處處，溫室效應使地球日漸暖化，導致氣候失衡，颱風、暴雨、乾旱等天災頻生，直接威脅到人類的財產和生命。如果我們再不改變，還以征服者自居，人類將會是地球的終結者。

家明： 我們不要過分悲觀，科學家發現了問題，終有一天也可以把問題解決。近年來，科學家正研發再生能源以減少依賴石油，相信在可見的未來，溫室效應帶來的問題必定能迎刃而解。

美儀： 與其天真地以為科學家必然可以發明一種既環保又取之不盡的能源，不如改變我們的心態，控制我們的慾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家明： 這不是要我們過原始人的生活？

美儀： 家明，你別那麼誇張好不好，我們可以在經濟發展和環保之間找個平衡，古人不是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簡單點說就是順應自然的規律來生產，不可「竭澤而漁」。這樣才可以讓人類和地球延續下去。芳芳，你同意嗎？

芳芳： 我想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科技的發展。家明，美儀，你們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近年來石斑的價格愈來愈便宜？

家明： 當然知道，這就是科學帶來的好處，這些石斑是在工廠大廈裏的魚缸飼養的，由於成本低了，售價也便宜了。

芳芳： 我擔心的正是這個現象，魚類本應活在海洋和江河裏；雞應是活在田野和農地。可是為了減低成本，我們把魚養在大廈裏，把雞養在鐵籠裏；魚終身沒到過海洋、江河，雞從沒在大地上跑過，所有生物都失了本性，成了人類的奴隸。

家明： 「物競天擇」，這是自然的規律啊！

芳： 可是，沒有了惻隱之心，我們也不再是萬物之靈了。說到這裏，時間也到了，多謝兩位寶貴的意見。最後，也希望同學們可以多點反思人類和環境的關係，再見。

旁白：杏壇中學學生會每月都會舉行一次杏壇龍門陣，主持人會邀請同學一起討論學校最新事務，表達意見，希望有助學校發展。這次龍門陣的主題，就是討論計劃興建新大樓的兩個方案。以下就是主持人及三位同學的對話：

池中立：各位同學午安，我是龍門陣的主持人池中立，今天我們邀請了三位同學參與討論，你們可否先介紹一下自己呢？

辛一葉：我是中五乙班的辛一葉，大家好。

陳再修：我是中五甲班的陳再修，很榮幸可以出席。

張孝慮：我是中五丙班的張孝慮，同時也是「校園發展計劃」小組的學生代表，大家好。

池中立：多謝三位同學出席。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關於學校計劃興建新大樓的兩個方案，相信大家都看過兩個方案，並且各有所愛，所以才有今天的討論。不過，我希望大家先從不同的層面來考慮。換句話說，興建新大樓，應該配合學校的辦學宗旨以及工作展望，同時，還要考慮大樓落成後，資源運用的問題。從這幾方面來看，辛同學，你有何看法？

辛一葉：我支持以體藝為主的方案一，因為它符合我校的辦學宗旨，重視學生均衡發展。

池中立：那麼，陳再修同學，你又有何意見？

陳再修：辛同學的看法，我相當同意，只是，如何理解辦學宗旨，我與她有很大的分別。我覺得學校首要是關注同學在學業上的發展，其他能力，只是輔助。對同學來說，學業成績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支持方案二。

池中立：兩位各有偏愛，那麼，張孝慮同學，你身為「校園發展計劃」小組的學生代表，對於兩位同學各選一個方案，有何看法？

張孝慮：這正正是小組提出兩個方案的原因。我校在過去幾年，學業成績和體藝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現，但是兩者也都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新大樓所提供的場地與設備，究竟應該朝哪一個方向發展，才對學校更有利、才對同學更適合呢？這兩點，都需要大家一同探討。

辛一葉：我個人認為，學校現時已投放大量資源在學業成績上，所以興建新大樓時，學校應該貫徹辦學宗旨，重視同學的多元發展，更重視同學的全人發展。

陳再修：辛同學也不要忘記，學校的辦學宗旨，同樣重視學業的重要性。

辛一葉：按陳同學的說法，我們學校推動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就可以不理會了嗎？

陳再修：推行全人教育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但是新大樓卻只有一幢，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幢新大樓，應該是學校推動學習、提升學業成績的利器。

池中立：兩位說來都有道理，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知道選哪一個方案才好。

辛一葉：池同學，你的語文水平相當好，證明我校同學的學術水平已經不錯，學校更應該向其他方面發展！正如陳同學所言，新大樓是「利器」，是發展我校其他方面的「利器」。沒有這「利器」，試問學校工作展望中有關體藝的項目，又如何可以落實呢？

陳再修：辛同學重視體藝的苦心，我萬分欣賞，但是新大樓既然是「利器」，當然就要用在關鍵要緊的地方上，而這就是提高學業水平了！

辛一葉：學校的工作展望，既重視學業，也重視體藝，怎麼能說學業才是關鍵呢？

池中立：新大樓是否「利器」，我還不太清楚，但是兩位唇槍舌劍，詞鋒就真的很銳利！請兩位高抬貴口，不要傷及無辜——哈哈，就是我！

辛一葉：池同學，你這樣說，是覺得我在「煽風點火」嗎？

池中立：當然不是！我只是「插科打諢」，讓氣氛輕鬆點吧了。

陳再修：池同學不用擔心，我與辛同學，都是「坐而論道」，「各言其志」，不會吵架的。

池中立：這就最好了。談到學校的展望，前兩天校長在早會中也有提及，兩位又怎樣看？

陳再修：多謝池同學提醒，當天校長宣布了一項新的工作展望，希望透過推廣閱讀，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同樣是重視學習的表現。

辛一葉：每一次早會，我都很留心聽。陳同學也應該記得，當天校長還提出另一項新的工作展望，就是提供不同的表演機會，提升同學的自我形象。這一點，正好說明，學校同樣重視體藝發展。

池中立：兩位的觀點，一直都環繞方案中的布局設計，不如轉個方向，談談錢吧？方案中也有財政預算，這會否影響大家的選擇？

陳再修：這一點很值得留意。大家看看，如果採用方案一的話，就包括要「外聘導師」，這對同學來說是一個不輕的負擔。反觀方案二，人人可享用，更具經濟效益。

池中立：聽陳同學的看法，方案二比較平民化，那麼，辛同學又有何意見？

辛一葉：從同學的成長發展來看，新大樓應該提供多元化的設施，而不應該只關心錢的問題。

陳再修：辛同學說得太輕鬆，似乎讓人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覺。

辛一葉：新大樓建成，有新設備，自然就要付出，金錢是一種付出，時間精力是另一種付出，所以方案二雖然不用聘請導師，但是卻需要老師負責管理，難道老師就不辛苦嗎？陳同學，在這一點上，你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池中立：很多同學都表示，老師平日的工作已經很繁忙，如果再增加他們的工作量，又是否適合呢？陳同學，你會如何回應這問題？

陳再修：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講。首先，方案二有助落實學校有關學業成績的工作展望，其實也能減輕老師的工作量。再者，老師可以找同學當值，這也能減輕工作量。

辛一葉：同樣地，方案一也有解決方法，例如申請資助來支付導師費。何況，照顧不同能力的同學的需要，不也是學校的要務嗎？

陳再修：我們究竟想要一個舞蹈冠軍，還是要一大班同學的學業成績都進步呢？我覺得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張孝慮：其實辛同學和陳同學都很有見地，所謂「兼聽則明」，相信小組會好好考慮大家的不同意見，然後才作出決定的。

池中立：有關新大樓的用途，先談到這裏。接着，我們不如再談談新大樓對學生的成長發展，有何幫助？

辛一葉：「成長發展」？是否討論新大樓如何令同學快高長大？

池中立：辛同學，你真會開玩笑！

辛一葉：主持，多謝你讚賞，我只是想讓大家輕鬆一下而已。不過，我也不是胡扯的。試想想，重視體藝，鍛鍊身體，不是間接叫人快高長大嗎？

張孝慮：雖然辛同學的想法很有創意，不過，談到新大樓對於同學成長發展方面的幫助，我們不妨從同學的個人成長及前途出路的角度來思考，會更容易聚焦。

池中立：張同學剛才提出的兩個角度，已經很全面，現時學生報正代「校園發展計劃」小組徵集同學對新大樓方案的意見，兩位同學要從這兩個角度出發，並論證哪一個方案較有利於學生成長發展，連同自己支持方案的原因和理據，寫成書函，交給學生報吧。

辛一葉：為了支持同學的體藝夢，我當然要寫！

陳再修：我也是，不過是為了專注學業的同學而爭取。

池中立：還有，關於學生成長發展的部分，與金錢沒什麼關係，大家就不用在這部分討論財政問題了。

陳再修：池同學，你除了語文不錯，做事都很細心呢！

池中立：陳同學過獎了，說到細心，我就再要提醒打算寫信的同學，要記得為新大樓命名！

張孝慮：對呀！為增加同學對新大樓的歸屬感，學生報設計了這項活動，我覺得很有意思，大家記得要花點心思，根據大樓的設計和功能，為大樓構思一個合適的名字。

池中立：還要點出命名的意義。

辛一葉、陳再修：（異口同聲）不過，為求「出位」（出格），用潮語或英文，可以嗎？

陳再修：

張孝慮：當然不可以！

池中立：大家聽到吧！記住了。

不經不覺，節目又到了尾聲。最後提醒各位準備寫信表達意見的同學，緊記截止日期呀！

張孝慮：還有要留意書信的格式，做一個有禮貌的同學呀！

池中立：今天的時間到了，多謝參與討論的同學，也多謝出席的同學，我們下次再見！

眾：再見！